

神马幽灵



● 春风文艺出版社

神马幽灵

● 春风文艺出版社 ● 一九八八年 · 沈阳



200115963

神马幽灵
Shenma Youling
门晓魁等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6号2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30,000 开本：787×1092 $\frac{1}{2}$ 印张：6 $\frac{1}{4}$ 插页：2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

责任编辑：杨爱群 张学亮 封面设计：刘冰羽

ISBN 7-5313-0206-3/I·194 定价：2.50元

内 容 提 要

此书共收四篇小说。《神马幽灵》围绕一少女自杀案展开了一连串犬牙交错的争斗。《一剪梅与三春柳》叙述了一个欲火难按的万元户与玉洁冰清的女教师的“艳遇”。《大山鬼案》讲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洞房花烛夜，新郎的头不翼而飞，新娘遇到鬼了……。《枪杀孙传芳》则叙述了一段关于大军阀孙传芳的历史传奇。此四篇小说情节生动，语言流畅，人物形象丰满，可读性很强。

目 录

- 神马幽灵 门晓魁 (1)
- 一剪梅与三春柳 汤学春 (105)
- 大山鬼案 秦 川 (141)
- 枪杀孙传芳 汤 雄 (159)

神 马 幽 灵

门 晓 魁

一 奇怪的车祸

夏日的边城市，愈加显示出它那美丽的风姿，给西北边陲增添了动人的异彩。和平的卫士们却睁大着一双双聪慧、敏锐的眸子注视着它、捍卫着它。

夏夜，边城灯火辉煌，已经快到午夜时分，梁军正准备睡个安稳觉时，电话铃声却急促地响了起来。

“队长，刚才有人来报案，西大桥下的公路上，发生了一起特殊的车祸，请立即前往现场！”话筒里传来侦察员李东明的声音。

职业的敏感使他意识到，这将是一件大案。他冲着话筒说了声，“保护好现场，我马上就到。”

发案现场位于一架连接市区的西大桥下面的公路上。一条笔直的柏油公路由北向南横穿桥孔，在桥下公路的正中间，斜卧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女尸。距尸体十一米处，停着一辆崭新的“东风”牌卡车。

梁军环视了一下现场，便向肇事司机询问道：“请你详细谈谈事故发生的经过。”

司机是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事故发生后，他主动报了案。此时，他显出内心极大的惊恐和不安。此刻略镇定了一些，他把驾驶执照递给梁军：“我叫许少廷，是第一运输公司的司机，我从博州运货回来，车行到大桥下面的时候，一个象幽灵一样的东西从桥上掉下来，当时，离我的车子只有四、五米的距离了，我立即来个急刹车，但来不及了。等我把车停下来，才发现这幽灵一样的东西是个人，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死者是在你的车与大桥相距四、五米远的时候主动跳下来的吗？”梁军重复问道。

“是的。就象飘下来的一样！”

死者是个姑娘，她为什么主动跳桥，故意造成这起惨不忍睹的车祸案呢？这样做，不仅自己丧命，也牵连了别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她的内心世界一定有某种难以言状的隐私或痛苦，或者有不可公诸于世的秘密。

梁军借助路灯的光亮，抬头朝桥面上望了望，然后急步走上桥头，站在水泥筑的桥栏杆旁，俯身观察着桥下。之后，又用尼龙绳测量了从桥面到地面之间的距离，才回到桥下。他面对已经变了形的女尸看了很久，却什么也没说。

刑警队长的老搭档吴健强和几名刑警对原始现场做了详细勘查后，站起身对梁军说：“多象怕死啊！至少，自杀有据！”

梁军瞥了一眼吴健强，“通知陶敏，马上做尸体解剖鉴定！”

他们离开现场，将死者直接送往尸体解剖化验室。之

后，两人并肩沿人行道踱步。此刻，正是夜阑人静时，夏夜是凉爽宜人的，马路两侧亮着银白色的路灯光，由近及远，形成了一条光线，谧静的人行道上，只有两双脚底发出的步履声。

“健强，你根据什么认定死者是属于自杀呢？”梁军望着他的伙伴问。

吴健强的回答显得很老练：“一般说来，类似这样的案件，都有它的复杂原因，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了。首先，从性别与年龄以及现场现象上分析。大致可以做下列推断，死者是个姑娘，会不会由于失恋或失身方面的原因导致轻生而自杀！或者由于工作上某些方面的不顺心、家庭纠纷而以死表示抗拒和威胁？当然，我们还尚未着手调查，这些还都是待破之谜。”

“从现场情况看，有自杀的迹象。但我总觉得这里面有蹊跷！”梁军停住了脚步，表情显得很沉重：“从敌情通报上看，最近，南方的走私活动很可能要向北转移，特别是走私贩毒集团的活动，他们有在边城市打开门路建立活动市场的意图。可是到目前为止，黑手尚未伸过来，倒突然冒出一个自杀案来凑热闹！”

二 在自杀的背后

翌日清晨，梁军向韩劲功局长汇报了案情，并迅速组成了侦破组。

案情分析会上，吴健强介绍了发案经过。梁军扫了一眼

在座的刑事侦察员说道：“昨天夜里发生的这起车祸案，非同一般性质的案件。”他冲着陶敏点头示意：“请公布一下尸体解剖结果！”

陶敏是个二十多岁的女侦察员，她那文静的外表很象个中学生，然而，说话办事却与其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打开公文夹，抽尸检报告和一张附表：“昨晚，我会同林同教授对无名女尸进行了解剖。解剖化验的结果是：死者为女性，二十三岁，身高一点六七米。发现她是两次受到致命伤。她突然从桥上跳下，赶在高速行驶的汽车前面，头部先着地，造成颅脑严重损伤，由于汽车的惯性冲击，其左侧的前后两轮从腹部压过，又形成了二次碾压致命伤。除了两臂、左腿、臀部等多处粉碎性骨折外，颅脑损伤最为严重，组织外溢。我们对脑、血液、肝脏、肾脏和尿液分别进行了化验，均发现有一种特殊的药物成份——二乙麦角酰胺……”

“致幻剂？”听到这，梁军不禁失声自语。

“对，二乙麦角酰胺是由麦角生物碱合成的，是一种很强的致幻毒剂，作用比印度大麻还要强。在它的作用下，可以使人产生幻觉而不能正常控制自己的行为，还可以受人支配。过去，国外就有过二乙麦角酰胺中毒的事件，有的服用了这种药物之后，感觉自己会飞，而推窗跳楼；有的开车发生车祸；还有的在幻觉中产生伤人或杀人的动机。估计死者在死前四十分钟或约一小时左右，服用了不低于八到十毫克的二乙麦角酰胺，一般成人致死量为十四毫克，而八毫克足可以产生致幻作用。胃溶物中有适量柠檬成分。另外，从死者身上还发现了很新鲜的男性染色体，说明她死前六小时内与男性接触过。”

“噢？果然如此！”吴健强听完尸检报告，没等梁军和韩劲功开口，便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根据尸体解剖的结果分析，是否可以做下列设想，这个尚不知名的姑娘在死前较短的时间内，曾与一个男人一起做过一件蠢事。这个男人她是认识的，而且还有较深的感情，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如果说他们彼此互不相识，则有可能是在对方的威胁和逼迫下才违心服从的。在此半小时前，这个男人通过某种方式，在死者饮用的柠檬饮料中放入了适量的二乙麦角酰胺药剂。这样，姑娘就会唯命是听，事后将她诱至桥上，当汽车将要在桥下通过时，只需要对她略加指点，便造成了跳桥自杀的现场，使公安机关误以为姑娘是由于失身后羞于在世而寻短见的，以达到作案后灭口的目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到了一条有助于破案的重要线索，也就是说，凶手是懂得药物知识的，而且，他本人当时就在现场！”

听了吴健强的有趣推理，梁军并没有表示赞同，反而问道：“你认为是杀人灭口？”

“是的，我有这样的看法！”

“你这个业余侦探作家很有点象柯南道尔，尽量把你书中的福尔摩斯的推理阐述得合情合理，又富有严密的逻辑性。不过，这不是写小说或猜谜语，罪犯的杀人手段是高明的，他一定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谋划，难道他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作案后灭口而准备了那么长时间吗？”梁军跟吴健强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吴健强仍振振有词地说：“如果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遇到这个案子，也同样会用演绎法做出这种推

断的！”

“我承认，你的演绎推理不失一段精彩的小说内容，但我们干侦察工作的，首先要进行大量调查，才能下结论。否则，十个猜想九个是错误的！”梁军把一张写好的纸条递给韩劲功。

韩劲功看后点点头：“我同意你的方案！”

“根据现场勘查和尸体解剖的情况来看，可以断定是他杀。因此，从现在起，大家就没有喝茶的时间了。”梁军开始向侦察员们布置任务：“尽快弄清死者是谁，搜集她生前所有的情况，越详细越好。吴健强留下，其他人行动吧！”

顿时，公安局内的每一个机构都围绕着这个奇案运转起来。刑警队员全部出动，梁军和吴健强首先奔波于市内几家大医院和医药批发部门。经过调查，这些单位都没有二乙麦角酰胺这种致幻药物。此外，制药厂虽然库存有这种药品，但已有很长时间没有使用过了。经清查，除原来用过少量的二乙麦角酰胺做实验外，剩下的与药品登记册上的库存量完全相符。这就说明死者服用的致幻药剂是通过其他特殊途径而来的。

尽管汗水涔涔的刑警队长空手而归，但李东明带领的第二行动组却收获不小。回到局里，李东明和行动组的人早已坐在办公室里等他了。

李东明递给他一条毛巾：“队长，查到药品来源了吗？”

“没有！”

李东明将一张表格送到他面前：“经调查，死者叫胡云

莉，二十三岁，是百花百货商场照相器材专柜的售货员。家住和平路七十一号，父亲早年去世，家里有一母亲和弟弟。她弟弟叫胡伟，高中毕业后，在社会上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曾被派出所拘留过。此外，胡云莉生前有个男朋友，叫王一纯，在外贸公司工作。”

听到这里，梁军不禁心里一怔，他对王一纯这个名字太熟悉了。但他还是不动声色地问：“这就是死者的全部情况吗？”

“噢，对了。”李东明补充道：“胡云莉生前与同柜台的方莹关系最好，我们找到方莹了解，也没有得到任何与此案有关的线索，她唯一感到不理解的就是胡云莉死得太突然。并且还说，胡云莉死前情绪有点低沉，也不爱和别人说话！”

“情绪有明显变化！”梁军暗自沉思。

吴健强急问：“队长，这可是个重要线索，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拜访知情人！”

“王一纯？”

梁军点点头。他决定亲自去找老同学。

梁军和王一纯是一起度过了学生时代的，可谓挚友。他们是在“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进入小学的，梁军佩服他的为人和富有正义感。他清楚地记得，一次，五、六个学生欺负梁军，还是王一纯冲进人群为他解围的。从那以后，两人便结成了最好的朋友。十几年过去了，但他们彼此之间仍象过去那样来往，从未使童年时代建立起来的友谊中断过。然

而，王一纯与胡云莉之间的恋爱关系，梁军却一点都不知道。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刑警队长总是不愿让老同学牵进这个案子里来，或许是私人感情太重了吧。但愿能从老同学嘴里了解到有价值的线索。

三 第三者的影子

旧交好友见面总不免要寒暄几句。梁军一见到王一纯，便首先对老同学安慰了一番。

“过于悲痛是要伤身的！”梁军说。

“不，如果你是处在我目前这种境况中，恐怕心情还比我沉痛。”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王一纯感伤地摇摇头：“女人太漂亮了是最大的不幸！”

“这话怎么理解？”

“云莉是个性格刚烈的人，我怀疑她是被人夺去了贞操，觉得对不起我，才……。”

梁军眼前一亮，急问：“有根据吗？”

“我有这种感觉！”他掏出一封信，递给梁军：“这是她留下的。”他努力回忆着：“两个星期以前，她给我来电话，叫我每天下班时间，都到商场接送她。过去，她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当时，我好象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似的，便追问原因，无奈，她只好把实情告诉了我。最近，有个男青年总在盯她的梢，还两次向她献殷勤，写求爱

信，都遭到了她的拒绝。最后，这个男青年威胁说，如果得不到她的爱情，他就要让她玩个危险游戏！”

“危险游戏？”梁军敏锐的脑海里迅速闪动着这个危险字眼儿，危险游戏的内容会不会就是这个惨案呢？他问道：“你最后一次见到胡云莉是在什么时候？”

“在她下班之后，我一直把她送回家。晚饭后，我去找她，她母亲说她出去了。就这样，她再也没有回来。直感告诉我，很可能就是那个无赖害了她！”王一纯恨得直咬牙。

“关于这个青年的情况，你一点都不了解吗？”

“不了解！”

回到公安局，梁军再次展开胡云莉留下的最后一封信——一纯：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已永远分别了。请允许我说一句最不情愿说的话——忘掉我吧。也许你不能原谅我，但我最后一次请求你的原谅，因为我的心仍属于你。

女人的痛苦总是比男人多。让我怎样告诉你呢？我的容貌，与其说是漂亮，不如说是灾难，正因为我这副可怜的容貌才引来了不测之祸。

我多么希望你还能象过去那样对我笑一笑，在我们永别之时，给我一点安慰。愿你幸福！

莉 即日绝笔。

“队长，你对这封绝情书有什么看法？”吴键强朝梁军问道。

梁军没有马上回答，他在想，死者写了一封绝命书，其意明显，既要告诉男友自己已经失身，又要主动断绝旧情，

而且还要请求男友原谅，她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痛苦与矛盾。这确实符合女性心理的特点。然而，尸体解剖却得出了另一个结论——她是被人诱杀的。那么，从王一纯送她回家到横尸桥下，仅仅几个小时时间，而死者身边发生的许多事情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绝命书必然是在她的心情最痛苦、最矛盾的时候写成的，可是现场却什么也没有发现。绝命书竟是王一纯在死者留在家里的挎包里找到的。很明显，这与时间不符，从事情发生的经过来分析，也不符合逻辑。难道果真是王一纯……。

就在梁军最初产生出这种推断的时候，吴健强插话说：“我认为，下一步应该尽快查清王一纯反映的那个对胡云莉实施过威胁的青年，他的涉嫌较大，很可能象他自己说的那样，求爱不成，兑现誓言，以泄嫉恨！”

“这个结论下得过早！”

“至少我们可以认定，此人有杀人动机！”

韩劲功走进来问：“案情有进展吗？”

“正在调查。从王一纯口中得知，在此之前，曾经有个青年向胡云莉求爱，但被拒绝了，这个青年声称，要让她玩个危险游戏！”

韩劲功点燃一支烟，思忖了片刻：“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有这个可能，年轻人易于冲动，有时会由于一件小事想不通而失去理智。不过，仅凭这一点就杀人，有点不可思议。此外还有个疑点，既然胡云莉拒绝了他，也就不可能与他单独谈话并在一起喝饮料。那么，他是通过什么方式让胡云莉服下致幻剂的呢？”

“犯罪分子是不择手段的！”吴健强不加思索地说。

“即使罪犯不择手段，那么，在他作案的同时，受害者必然要与其挣扎搏斗，但现场勘查和尸检证明，这种迹象均不存在。还有，他又是如何将胡云莉诱至大桥上，造成跳桥自杀的假象的呢？所以，我们在侦察过程中，必须慎重，多设几个问号！”

梁军和韩局长的思路汇到一条线上了。但这个青年必定是一条线索，他对吴健强吩咐道：“从速查清此人的来龙去脉！”

“从哪下手？”

“方莹一定知情！”

吴健强走后，梁军开始仔细地思考。情人的眼泪，有时会在特定的情形下起到一种不可预料的作用。一封用满腹惆怅的苦水写成的绝命书给案子增加了几分复杂而奇异的色彩，尽管年轻人的爱情进行曲，往往是在哭哭笑笑中弹奏的，但总使人感到不那么和谐。因此，王一纯这个名字总是不能在刑警队长的脑海里排开，甚至，疑问越来越多。做为刑警队长，梁军深知，刑事侦察并不象吃一块面包或喝一杯咖啡那样轻松，容不得半点疏忽。否则，将会贻误战机，使破案工作搁浅。

现在，要看吴健强调查的第三者是个什么角色了。

梁军沉思良久，最后，他用两个指头有节奏地敲打了一下桌面站了起来。

韩劲功看在眼里，提醒道：“我的刑警队长，不要为眼前这个案子压得抬不起头，因为还有更大的危险摆在我们前

面。昨天送来的敌情通报看了吗？最近，南方的走私贩毒黑手随时都可能伸到我们的眼皮底下！”

“是呀，我已经做好了迎客的准备！”

吴健强的办事效率历来被梁军所欣赏，不足三个小时，他就又回到了局里。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方莹说，曾经纠缠过胡云莉的那个青年叫陆少文，在新闻图片社工作。我对他进行了正面审查，据他自己交待，半个月前，他确实追求过胡云莉，也写过求爱信，但被女方退回了。当时，他并不知道胡云莉已经有了男朋友。”

韩劲功看了看日历手表，问道：“八月二十日发案的同时，他在哪儿？”

“发案那天，他同另外两个同事一下午都在暗室工作，直到晚上十二点，才三个人一起离开了图片社。”

韩劲功在桌前来回踱着步，自言自语：“为什么陆少文要在死者拒绝他的求爱时，说要让她玩个危险游戏呢？”

“关于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他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并且还发了誓。”吴健强接着说：“看来，陆少文的嫌疑可以排除，首先他没有作案时间。在我审查他的时候，我把车开到西大桥下的公路上，有意停在发案现场，他脸色上却什么反应都没有，说明到现在为止，他还不知道胡云莉已经死了。”

韩劲功的眉宇间皱成了一个“川”字，他不时地敲打着手里的放大镜：“这么说，王一纯提供的是一条假线？甚至，其中的重要情节根本就不存在！”

“对，我一开始就让他给耍了！”梁军愠怒地站起来，